

陸九淵 知軍著作研究

● 王心田 著



● 武汉大学出版社

陸九淵

知軍著作研究

王心田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陆九渊知军著作研究/王心田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9. 12

ISBN 7-307-02774-7

I. 陆… II. 王… III. 陆九渊(1139~1193 年)—研究
IV. B244.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2132 号

责任编辑: 王军凤 责任校对: 刘凤霞 版式设计: 支 笛

出版: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epd@whu.edu.cn 网址 www.wdp.whu.edu.cn)

发行: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印刷: 武汉市科普教育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375 插页: 4

版次: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375 千字 印数: 1—2000

书号: ISBN 7-307-02774-7/B·69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买我社的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者,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序

萧萐父

陆九渊(1139~1193年)是12世纪中国南宋时富有平民意识、独立不苟的思想家。他虽经科举考试,历任过县主簿、敕局删写、将作监丞、知荆门军等低微官职,而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民间讲学,自办书院,创立学派,从事传道授业活动,受教学生多达数千人。他以“心即理”为核心所建构的心学思想体系,勇于独树一帜,与当时以朱熹为代表并集其大成的正宗理学相抗衡,在与朱熹等直接交锋的多次论辩中逐步达到理论上的成熟;此后,经杨简及陈献章等的学脉继承,再由王守仁进一步充实、发挥,蔚为明清以来的主流哲学思潮,一直影响到近现代中国的思想界。后“五四”时期,陆九渊的学术思想对熊十力、马一浮、郭沫若、蒙文通等仍保持着特殊的吸引力,由此足见陆九渊在中国思想史上所据有的独特地位。

陆九渊所创立的心学,其最主要的理论特点是昂扬人的主体意识,典型地抽象发展了人的自觉能动性。他以“人皆具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为立论的基点,认定“盖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

非此理。”由此推论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这些论断，似乎可以诠释为主观唯心主义的话语，但如果联系陆九渊从童年起就开始探索客观宇宙问题的心路历程，就其深层的哲学涵义而言，则可如实地理解为：当万物森然呈现于吾心，人所面对的世界才由“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这是靠人所独具的主体意识及其“满心而发”的活动，从而实现宇宙万物之理与吾心之理的交融契合，“至当归一”，“不容有二”。他强调的是“道在天下，加之不可，损之不可，取之不可，舍之不可，要人自理会”，“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所以，人应当着力的是：“收拾精神，自作主宰！”就这个意义上凸显人的“本心”（精神）的能动作用，理所当然。所以，有的学者褒称陆九渊为一代“精神哲学大师”，信然。

陆九渊心学的另一特点，是以“尊德性”为宗，在鹅湖会中与主张“道问学”的朱熹激烈交锋，因而更加自觉地坚持价值理性对理论理性的优先地位；强调“先立乎其大者”，就是要把做人的德行践履、人格修养置于首位。在德育与智育的关系上，明确地把德育放在第一。他所主张的德育，并非纲常伦理规范的外在强制灌输，如正宗理学所坚持的以道心钳制人心，用天理窒息人欲；而是相反，强调“发明本心”，即把普通人的“人同此心”的“心”作为人生价值和意义之源，通过“存心”、“养心”、“求放心”的修养，高扬价值理想，挺立起道德自我，立志“堂堂地做个人”！他说：“上是天，下是地，人

居其间，须是做得人，方不枉。”“天地人之才等耳，人岂可轻？‘人’字又岂可轻？”他的名诗：“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这都表明，陆九渊的心学，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现实的“人”，实可称之为“人学”或“人的哲学”。

陆九渊展开他的“人学”理论，触及到一个重要课题，即他对正宗理学所维护的伦理异化和文化专制，进行了具体的揭露，表示过深沉的抗议。他所谓“堂堂地做个人”的价值标准，首要的就是“公私义利之辨”。从原则上看它似乎与传统道德观相类，但当他联系现实作出具体剖析，就显示出它的批判锋芒。例如，淳熙八年他应朱熹邀请，在白鹿洞书院一次讲课中，以当时的科举取士的积弊为例，痛切揭露：“今人只读书便是利，如取解后，又要得官，得官后，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顶至踵，无非为利。”一针见血地指出：“学而优则仕”的流行观念，实际是引导人们追逐名利，“如锦覆陷阱，使人贪而堕其中”。由于他在白鹿洞书院的公开揭露“利欲之习”，朱熹也承认陆九渊讲得“恳到明白”，“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疾”，听众“至有流涕者”；朱熹自己也“深感动。天气微冷，而汗出挥扇”。《全集·年谱》中这一实录，生动地展示了陆九渊这次“决破罗网”的讲演的震撼力。

陆九渊指出，“还我堂堂地做个人”，必须警惕依附、盲从和奴化。他痛斥一切依附别人，依附权势，随波逐流或甘当“声、色、利、达”的奴隶的人，统称之为“附物”。他说“今人略

有些气焰者,多只是‘附物’,元非自立”。因而强调人要有独立自主精神,不盲从,不迷信,不随风倒,“不随人脚跟,学人语言”,而要“自立”、“自重”。在治学学风上更力主“自得、自成、自道、不倚师友载籍”。针对当时社会的堕落风气,一些人“奔名逐利”,一些人“卑陋凡下”,一些人自陷于伦理异化的困境中而不能自拔,陆九渊大声疾呼:“要当轩昂奋发,莫恁地沉埋在卑陋凡下处。”“此理在宇宙间,何尝有所碍?是你自沉埋,自蒙蔽,阴阴地在个陷阱中,更不知所谓高远底。要决裂破陷阱,窥测破罗网!”“激厉奋迅,决破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污泽!”这类激烈言词,散见于他的语录中,近乎冲决网罗的愤怒呐喊,是陆九渊的“理性的激情”的一面;另一方面,他又以冷静的钻研,反对“泛观”、“泛从”,而提倡一种怀疑精神,他说:“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他从教学实践中总结出一个“疑”字,批评孔门的子贡虽然好学但不疑不辨,所以成就不大。同时,更把慎思明辨的怀疑精神直指向经典权威,大胆声称:“《春秋》之谬,尤甚于诸经”;《易经》“系辞首篇二句可疑,近于推测之辞”;“《论语》中多有无头柄的说话”。面对当时学术潮流,更敢于藐视权威,抨击司马光《资治通鉴》开宗明义的《名分论》为思想僵化的谬论;又一反时论,赞扬王安石的品德,并肯定其“祖宗不足法”的观点。甚至怀疑到君权私有的合理性,声称:“后世人主不知学,人欲横流,安知天位非人君所可得而私。”进而导出一个更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学苟知本,六

经皆我注脚。”“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这类贬抑儒经的议论和冲决囚缚的思想闪光，不仅当时惊世骇俗，被朱熹等目为“狂”、“怪”；而且至今还具有启发作用，可以视作传统文化中稀有的现代性的文化基因。

陆九渊的哲学思想及其历史定位，近些年超越两军对战的模式后，有所清理和重新评价，但尚有待详据史料，顾及全人，作出具体深入的剖判研究。所幸者，陆九渊晚年（1189～1193年）思想趋于成熟时期，任知荆门军，得以在荆门留下他的光辉足迹。陆夫子祠便是近年重修的文化名胜。更有幸者，王心田同志立足荆门，神交往哲，公务之余，深研陆九渊著作，从陆九渊知荆门军时期入手，对其这一时期的全部著作一一予以编年、考订、注释、解评，撰成《陆九渊知军著作研究》一书，期能深入浅出，古为今用，将陆九渊晚年知军形象、为政实践和学术思想，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这无论是对陆九渊学说的研究，还是对荆门地方文化的资源开发和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本书作者摒弃过去用预先设置的框架来割取前人学术资料的作法，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导向，坚持从当时当地的历史背景出发，坚持从陆九渊的社会实践活动出发，坚持从每篇作品所反映的思想内容出发，逐篇对陆九渊著作进行具体的分析论述，重在探讨陆九渊学术思想的精神实质及其历史与现实的价值。如在《送宜黄何尉序》解评中，本书作者赞赏陆九渊以人民群众的毁誉为标准，为被免职的县尉何

坦鸣不平并多方慰勉的义气，进而对陆九渊个人的情操、修养、胆识进行评介。这样，就使得注与评做到了有根有据，实事求是。本书作者不满足于已往著作对陆九渊学术思想作哲学路线上的简单定性和归类，而是努力突出陆九渊所创立的心学的特点和陆九渊其人的个性，着重指出心学的辩证法的积极方面，即心学能激发人的主体意识和创造精神。

凡此，均表明本书作者自发愿以来，矻矻七年，已卓然有成，书将出版，谨为之序。

丁丑冬序于珞珈山

目 录

序·····	萧葑父(1)
--------	--------

上 编

(1189.3 ~ 1191.8)

与黄循中·····	(1)
送宜黄何尉序·····	(9)
与赵然道 ·····	(12)
与冯传之 ·····	(18)
与朱元晦 ·····	(20)
赠疏山益侍者 ·····	(25)
与薛象先 ·····	(27)
与罗春伯 ·····	(30)
与唐司法 ·····	(36)
与赵咏道 ·····	(38)
与赵推 ·····	(45)
与侄孙浚 ·····	(51)
与苏宰 ·····	(58)
与朱元晦 ·····	(68)
与朱济道 ·····	(71)
与陈宰 ·····	(74)
与邵叔谊 ·····	(76)
与王顺伯 ·····	(82)
黄夫人墓志铭 ·····	(89)
题翠云寺壁 ·····	(96)
与赵景昭 ·····	(99)

与侄孙浚·····	(100)
与曾宅之·····	(107)
与应仲实·····	(120)
与包详道·····	(122)
与包敏道·····	(124)
玉芝歌·····	(127)
代致政祭侄樵之义·····	(129)
与傅季鲁·····	(131)
与吴子嗣·····	(133)
与胡季随·····	(138)
与陈君举·····	(147)
经德堂记·····	(150)
石湾祷雨文·····	(161)
谢雨文·····	(165)
与丰宅之·····	(166)
贵溪重修县学记·····	(168)
与饶寿翁·····	(172)
与郭邦逸·····	(177)
与郭邦瑞·····	(180)
与郑溥之·····	(182)
与高应朝·····	(186)
与路彦彬·····	(188)
葛致政墓志铭·····	(190)
与尤延之·····	(195)
吴伯颢墓志·····	(199)
与李宰·····	(201)
与刘伯协·····	(210)
与林叔虎·····	(213)

送杨通老·····	(217)
赠吴叔有·····	(218)
赠俞文学·····	(219)
赠二赵·····	(220)
赠僧允怀·····	(221)
赠曾友文·····	(223)
赠汪坚老·····	(224)
赠丁润父·····	(226)
赠黄舜咨·····	(228)
赠汪彦常·····	(229)
赠金溪砌街者·····	(230)
赠汤谟举·····	(232)
赠陆唐卿·····	(233)
跋资国寺雄石镇帖·····	(234)
武陵县学记·····	(236)
二张名字说·····	(240)
临川簿厅壁记·····	(241)
嘱傅季鲁居山讲学·····	(242)
示象山学者·····	(243)
语录选编之一·····	(245)
语录选编之二·····	(255)
赠陈晋卿·····	(288)

下 编

(1191.9 ~ 1193.1)

荆门到任谢表·····	(289)
与孙季和·····	(292)
与傅克明·····	(295)
与罗春伯·····	(296)

与薛象先·····	(298)
与宋子渊·····	(303)
与刘漕·····	(305)
与李省干·····	(307)
与庙堂乞筑城札子·····	(312)
荆门军上元设厅皇极讲义·····	(317)
与侄焕之·····	(325)
与章茂献论筑城书·····	(327)
与邓文范·····	(328)
与沈宰·····	(330)
与陆子美·····	(333)
与吴仲时·····	(335)
与吴叔有·····	(337)
与吴斗南·····	(339)
陆修职墓表·····	(342)
与章茂献·····	(351)
与詹元善·····	(353)
荆门祷雨文·····	(360)
望坛谢雨文·····	(362)
东山祷雨文·····	(363)
东山刑鹅祷雨文·····	(365)
上泉龙潭取水祷雨文·····	(366)
与陶赞仲·····	(368)
流品论·····	(377)
赠刘季蒙·····	(378)
与章德茂·····	(380)
与张监·····	(391)
与丰叔贾·····	(398)

家书·····	(400)
与致政兄·····	(401)
与张伯信·····	(406)
与似清·····	(408)
荆州日录·····	(409)
与侄麟之·····	(422)
 附录 1 《陆九渊集卷三十六·年谱》(摘录)·····	(423)
附录 2 陆九渊其人及其知军之所·····	(429)
 跋·····	王法贵(468)

与 黄 循 中

(一)

某山居讲习^①，粗适素怀^②。荆门之命^③，固出庙朝^④不忘之意，然雅未有为吏之兴。幸尚迟次^⑤，可徐决去就耳。

人之不可以不学，犹鱼之不可以无水，而世至视若赘疣^⑥，岂不甚可叹哉？穹壤间^⑦，窃取富贵者何限，惟庸人鄙夫羞之耳。识者视之，方深怜甚悯，伤其赋人之形，而不求尽人之道，至与蚁虫同其饱适好恶，虚生浪死。其在高位者，适足以播恶遗臭貽君子监戒而已。此固循中所宜深晓。第^⑧居今之世，不得不申言之，谅亦不厌于此也。

(二)

江德功^⑨质本庸暗，加以所学之谬，岂复有可论者。所惜吾友为其所引，辩于其不足辩耳。

古书有明理之言，有教人用工之言，如《中庸》首章惟“戒慎不睹，恐惧不闻”，及“慎其独”，是用工处，次章惟“至中和”^⑩是用工处，他辞皆明理之言。推此可类见。

与晦翁^⑪往复书录往,伯珍、舜辅^⑫,会次幸示之。

【注释】①山居讲习:在山中居住,讲习学问。指陆九渊奉祠闲职后,回原籍江西金溪县,得到学生彭世昌的帮助,选毗邻的贵溪县应天山风景地,于1187年建成精舍,1188年又改应天山为象山,称之为象山书院。《陆九渊年谱》记载:“先生既居精舍,又得胜处为方丈,及部勒群山阁,又作园庵,学徒各来结庐,相与讲习。”②粗适素怀:粗略地满足了平时的愿望。③荆门之命:指公元1189年春,宋孝宗赵昚内禅,宋光宗赵惇即位,于农历三月二十八日颁发诏书任命陆九渊知荆门军。荆门:今湖北省荆门市。南宋荆门军属于荆湖北路,辖二县:一为长林县(今荆门市境内),一为当阳县(今当阳市,属湖北宜昌市)。军治在今荆门市城内。④庙朝:指朝廷,南宋政权。⑤迟次:同“待次”、“待阙”、“守阙”,即需要等待现任官员任职期满离任后,自己再去接任。这段等待的时间,就叫“迟次”,也就是在家“待业”。迟,音直。⑥赘疣:一作“赘疣”,比喻多余无用的事物。《楚辞·九章·惜诵》:“竭忠诚以事君子兮,反离群而赘疣(疣)。”洪兴祖补注:“赘疣,瘤肿也。”⑦穹壤间:天地间。⑧第:但,只。⑨江德功:即江默,字德功,崇安(今福建省武夷山市)人,乾道五年(1169)进士,任建宁县县令。从朱熹学习,有著作《易训解》、《四书训诂》各六卷。他往来于朱、陆之间,陆九渊曾多次批评他“言论不合于理”,与此处批评一致。⑩引自《礼记·中庸》,原文全引是:“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全文可译为:“所以君子在别人看他不到的地方,也警惕小心;在别人听不到的地方,也畏惧谨慎。宇宙间纵是最隐蔽的东西,也没有不表现的;纵是最细微的东西,也没有不显示的,所以君子在一人独处的时候,也谨慎小心。喜怒哀乐几种感情还没有激发的时候,叫做‘中’;发作了,都合乎义理礼节,叫做‘和’。中是天下事物共同的自然本性,和是天下四处通达的道路。达到中和的最高顶峰,天地便各安居其位,万物也依其本性而生长了。”⑪晦翁:指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晚年号晦翁、沧洲病叟等,南宋著名的理学家。⑫伯珍、舜辅:陆九渊的朋友。

【解评】 本篇论为学的重要性,兼论学习的重点所在。写于1189

年6月江西金溪家中。此时,荆门之命已颁,陆九渊在家“迟次”。这一段,正是陆九渊心学理论完善、成熟的时期,也是陆九渊与朱熹之间学术论争最激烈的时期。在此期间,陆九渊写下了大量的书信、著述,一方面进一步阐释心学理论,广为宣示传播;另一方面继续驳斥论敌对心学的种种歪曲和中伤,以正视听。同时,他还谆谆教诲学有偏差的学生、朋友,告诫他们要端正学习方向,正确理解心学原理,努力地、身体力行地去实践心学理论,以期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与黄循中》就是为此目的而写的。

黄循中,陆九渊的学生,生平事迹不详。我们只能从陆九渊《与赵然道》信中略知大概:“昔循中不无尊师重道之诚,而家庭牵制,不克自遂。其质固自通爽,而殊乏刚强,深惧其汨没于世习而不能以自立,故前书稍振翼之耳。”可见陆九渊对他一直格外关心。

本文所述“某山居讲习,粗适素怀”,指的是陆九渊在象山书院的讲习生涯。陆九渊创办象山书院筚路蓝缕,用心良苦,值得一书。

(1) 筚路蓝缕,创建象山书院

淳熙十四年(1187)春天,陆九渊回到家乡抚州。抚州在当时,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学者和重臣,儒家读书风气蔚然。乡亲父老来看望他,纷纷要求他讲学,盛况是空前的。《陆九渊年谱》中记载:“既归,学者辐辏。时乡曲长老,亦俯首听诲。每诣城邑,环坐率二三百人,至不能容,徙寺观。县官为设讲席于学宫,听者贵贱老少,溢塞途巷,从游之盛,未见有此。”这样的盛况,使陆九渊坚定了修精舍办书院的决心。他认为有了办学的群众基础,还需要有官方的支持和物色一个好的书院地址。因为宋代的民间书院,绝大多数由当地官员倡导和主办,由理学家讲学,如最负盛名的白鹿洞(在今江西庐山五老峰下)、岳麓(在今湖南善化西岳麓山下)、应天(在今河南商丘)、石鼓(在今湖南衡阳)、嵩阳(在今河南登封太室山下)等书院一般由朝廷赐敕额、书籍,获得官方的承认。官方的支持对于书院是至关重要的。于是,陆九渊就主动地去临川,拜访了仓使汤思谦。